

兵部尚書崔呈秀寧國公魏良鄉錦衣衛都指揮使侯國興
太監李永貞李朝欽劉若愚俱依謀大逆減等擬斬日結交
近侍十九人尚書兵部田吉劉詔刑部薛貞工部吳淳夫右
副都御史李夔龍右僉都御史劉志選太僕寺卿署御史梁
夢環倪又煥太僕寺少卿孫如例曹欽程大理寺副許志吉
豐城侯李承祚監生陸萬齡錦衣衛都督田爾耕崔應元張
鼐乾楊環孫雲鶴都指揮使許顯純俱詣附秋決日結交近
侍次等十一人大李士魏廣微尚書吏部周應秋兵部霍維
華閻鳴泰工部徐大化南京兵部左侍郎潘汝禎太僕寺卿
署僉事中李魯生右副都御史署御史楊維垣御史張訥都

督郭欽太監李之才俱遣戍日逆孽軍犯三十五人
魏志德東安侯魏良棟安平伯魏鵬翼尚書司卿魏撫
民錦衣衛都督魏希孔希舜希亮希孟賜程傳應星楊六奇
客光先董芳各指揮楊文昌疏昌祚昌千戶馬元先都指揮
使傅之琮指揮僉事崔鏜太監徐應元劉應坤王朝輔徐文
輔孫進王固大石元雅司雲孔高欽王朝用曹九思趙秉彝
陶文紀用李應江胡明佐日詣附擁戴軍犯十五人太監李
實李希哲胡良輔崔文昇李明道劉敬徐進馮玉楊朝孟鎮
宝王鼐乾梁棟強守成高成德日文結近侍又次等百二十
八人俱配贖大李士馮銓顧秉謙張瑞圖來宗道尚書吏部

王紹徽戶部郭允厚張我績黃運泰李從心曹爾禎南京范
濟世張樸漕運李精白禮部孟紹虞兵部李春輝郭輔忠馮
嘉會秦士文呂純如刑部徐兆魁工部薛鳳翔孫杰楊夢袞
劉廷元李養德侍郎戶部左侍郎徐紹吉兵部右侍郎謝啟
光左侍郎郭肇南京兵部左侍郎毛一鷺刑部左侍郎陳九
疇工部左侍郎何宗聖南京工部右侍郎李嵩左都御史曹
思誠右都御史朱童蒙李春茂許宗禮單鳴詡張文柳岳駿
声右副都御史楊所倫孫國禎楊惟和郭興治陳維新張素
養許可徵右僉都御史賈繼春姚宗文元詩教楊邦憲郭增
光王點牟志夔張三傑光祿寺卿阮大鍼尚書司卿李蕃智

銓王銜汪若極李應公黃憲卿許其孝汪祿龔華蘭李應荐
何可及王大年曾國禎陳設太常寺少卿趙興邦傅魁陳尔
翼大理寺少卿余念中丞寺張汝懋給事中李恒茂御史何
廷樞陳朝輔卓邁盧承叙石三畏劉徽門克新游風翔曰景
新周維持徐復陽列弘光温臯讓鮑奇謨陳以瑞徐言列述
祖李燦然列之待南京御史梁克順李時馨劉漢夏敬承侍
講孫之獬編脩吳孔嘉檢討李若琳吏部郎中周良材主事
李寓庸張元芳戶部主事張化愚李桂芳張一經兵部郎中
周宇南京戶部郎中魏芳張聚垣兵部郎中李際明工部郎
中魏弘政叅政郭卞望周錡叅政辛思齊徽州知府顏鵬黃

州知府胡芳桂中書舍人阮鼎銓上林苑監丞張永祚監生
郭希禹曰祠頌照不謹列冠帶閑任四十四人大彙士黃立
極施風來揚景辰尚書吏部房壯麗禮部李思誠兵部王之
臣工部董可威右都御史張九德朱國威副都御史喬應甲
馮三元郭興言右僉都御史胡廷宴通政司使馮時行南京
周維京尚書司卿董懋中大理寺丞呂鵬雲太僕寺少卿徐
景濂陳保泰徐楊先李宜培給事中虞廷陞陳序耶如閣御
史周昌晉楊春茂魯谷何早泰政虞大復戶部員外郎潘舜
曆主事朱慎鑿兵部郎存性刑部張九賢工部夏之昂廣信
知府葉天陞袁州知府葛大同風陽知府歐陽克材順天推

官譚謙益中書舍人吳士儁徐溶李三楚經歷童舜臣陳守
瓚

夏允彝曰欽定逆案其不安者如楊維垣首參崔呈秀不
宜入也以其力抱韓爌文震孟之出遂處以謫戍虞廷陞
曾參孫居相耳於趙南星原無彈章以糾南星誤處之呂
純如雖有頌瑞之疏至、熹廟已寘天霍維華取其疏稿
削去之矣竟批印報入之此何等事而草、羅入致彼
處者屢思翻局持局者日費隄防糾纏不已至南都再建
逆案翻而宗社墟夕此則當入局者之咎也
談遷曰往振瑾之敗士類汚染多矣而逆覲為劇塵迷京

雖至投豺鋌指不勝書無亦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哉
聞閣議主於錢龍錫而姚希孟出龍錫之門劾筆為多故
姑蘇人不獨賴羅雖入呂純如原非蘇人所歸也古人云
受堯之誅不能稱堯彼曾子有次骨之怨其後龍錫中禍
以此業釀之矣

丙子流盜掠其寧耀州官兵敗之賊不敢零掠合聚六七千人
戊寅流盜掠寧州安化三水

乙卯建巡抚順天右都御史王應豸以辛餉激變巡按御史
方大任論之後應豸論死

程啟南為通政使沈惟炳為太常寺卿蔣允儀為太僕寺卿

程正己熊明遇為兵部左侍郎起魏允升兵部右侍郎明遇
允升添設

徐光嚴為太子賓客禮部左侍郎兼侍讀季士候恪為南京
國子祭酒

陸彥章為南京刑部右侍郎秦思克為南京太常寺卿

張論為右副都御史巡抚四月元王元雅為右副都御史巡抚

順天王沈為右副都御史巡抚雲南

揅漢虎墩兔慈納款

袁崇煥奏設東江餉司於寧遠令東江自覺華昂轉餉集登

萊商舶入海毛文龍累奏其不便崇煥不聽又請自往旅順

議之

編修陳仁錫使遼東未出都報建人犯寧遠及抵閔不見一
騎入犯也問之曰往朝鮮矣抵高臺堡知 末不的為插
漢買婦女為建人積穀寧遠武進士王振遠陳國威謂仁錫
曰東不的居閔外陽仇插漠陰實昵之又建人姻也部落不
滿萬駐寧遠閔外者士七千人此地開市止二千人卒不及
備中夜可刺也蓋建人哨在末不的內計四百餘人不快弓
矢插漠遠在漠外馳放不及斬頭寢內建氣息矣失此機會
四月間四愍先至秋冬諸王子兒友入必合遼而攻薊宣動
天下之兵何益仁錫言於閔內道 雖壯之竟不果後建

州入犯俱如二生言

談遷曰秦亂晉閉之糴同好犹然况屬夷異類狡計巨測
而高臺堡之粟轉市塞外我輓輸之艱車殆馬煩十致其
五彼貂參無限而又無濟於急緩繫民貽以餌之為建州
玩弄於鼓掌之上誤因如此督師之內其足食乎王陳二
主謀刺末不的其畫甚奇亦傳介子刺接蘭之意泥於庸
臣彼巾幗之倚焉足語度外事哉噫

四月丙戌朔流盜犯涇陽甘峪游擊高從龍擊之被殺
戍子賊走馬蘭山

朝臣請捐俸助餉、上諭曰諸臣果真心為國興利制弊朝

廷自受其益何必捐俸言助

己丑以內臣車天祥提督南京織造

甲午固原盜犯耀州督糧道叅改洪承疇合官兵鄉勇萬餘人分十二營圍賊於雲陽凡覆之乘夜雷雨潰圍走淳化入神道嶺追斬二百餘級

列應遇以千人徧漢中盜於五丁峽寧羗知州陳元瓚失防盜遁時守道翟師雍巡道許都皆懦其尸位而已

逮巡抚宣府右僉都御史李養冲以侵帑萬四千八百餘金八月瘦死

丙申胡世賞朱世守為刑部左右侍郎

戊戌謝陞為太僕寺卿郝士晉為太常寺卿

壬寅以朱熹裔孫朱邦國襲五經博士

命張巡許遠配鄉武廟

癸卯李維祺為太常寺卿

丙午命宗奉同民生墾貢不必另設

丁未嚴鑄私錢

孔貞運為詹事纂脩實錄

己酉吏部請清吏塗從之今後非三考歷滿及戶部實納不許員題○復顧憲成官加贈吏部右侍郎謚端文

庚戌韓繼思為右副都御史丘士毅為南京禮部右侍郎陸

完季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

壬子胡從義為署都督僉事總兵鎮守保定先世戚以原官
總兵守居庸昌平

甲寅鄒維璉為南京通政

乙卯祝元璐為南京國子司業

命釋輕繫

閏四月丙辰湘建人渡河官兵拒卻之

戊午議封流球

張夢鯨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令科道言事各列名款即單疏不得挾私瀆奏

御史梁子璠請重鄉賓從之

乙未督師王象乾報檄漢虎墩免就款

熊明遇為南京刑部尚書蕭毅中為太僕寺少卿

辛酉前通政司徒觀時應京

壬戌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言三事曰調部宜禁刑名錢穀
皆王事也何必厭戶刑而札兵之快曰撫按官題宜省曰察
處不宜擅補一上是之

停習抚總兵官閑行符驗

壬申召對記注官顧錫疇一上諭朝廷以科道為耳目今巡
視查對果奉公節覈監督尚畏懼之何況吏胥乃復先劾尤

尤澄刷何賴若大臣被誣自當剖臆搜陳今記之宣示史館
御史毛羽健論謝唯^陸推蓊抚即引矣推太僕寺卿即去蓋畏
東胡揀漢也且許王永光一上功責之

癸酉兵科給事中王都御史高登明工部郎中列鱗長各削
籍追贖下獄

甲戌工部尚書張夔劾內監趙進家人運大石盜帑十四
萬金餘

御史列調羨言自冬徂春苦旱弥甚古者遇灾大臣備省今
何恋位者之多也偶一言及廷亦求勝恬然受事而諫臣或
奪俸或降級人情之不平也王應壽遺悞封疆先已就代而

軍士未盡正法亦人情之不平也殿工冒濫各設削矣門工
陵工同也何以不預在京罪因業微明旨減審在外安知無
共刑者宜一辭清釋、上是之

南京御史韓一相奏尔来用人共平有六救敗之失有三小臣
一鳴輒斥大臣被論概被溫旨失平一也立志充張慶臻行
賄同也志充大辟慶臻罰俸失平二也當祿賄中考官薄罰
幾千秋以假閔節波及主考失平三也清吏如程國祥鄒維
璉張瑞華允誠等不峻擢敗類貪夫及樞廟堂之上共平四
也李聞詩列鼎卿掬祭於祭後以貪重慶薛國觀掬祭於祭
前終養錦旋失平五也察典以懲不類向以閑住削籍今以

處浮躁是皆察典為人伏罪之地夫平六也東胡掃漢固未
易言而水蘭一司為力差易若仍前轍不抗不剿既疲於此
又驚於南廷延數歲精神竭矣兵以衛民而寧遠固原延綏
薊鎮處：鼓噪皆由督抚道將威信不孚所致重地搜括殆
盡助黔餉二十五萬江西改漕四十二萬又關額九年皆當
預圖者也。上是之

乙亥武進人蔣潤等訴白糧之累萬曆時定來百石加耗五
石鋪墊等定七兩九錢今加耗五十一石增費三十六兩乞
復其旧不允

西虜五十騎犯延綏高家堡十總王叔德逐之出寨漸至七

八百騎叔德敗沒中軍任秉德千總白慎俱死之

丙子袁崇煥請給島餉命發四萬金

故經略熊廷弼子兆壁乞收塋父骨。上不允大季士韓爌

復揭請許之

戊寅承運庫內官言段匹織解稽延命督催各有司

已卯聞喜等縣大風

廣東副總兵陳廷對約節芝龍剿盜芝龍敗歸閩不數日寇
大至犯中左所近巷芝龍又敗寇夜薄中左所

庚辰南京御史吳善謙奏去年戶部侍郎王家楨上御覽冊
開新旧餉歲出浮於入約二百八十餘萬頃兵部尚書王洽

奏自天啟六年至崇禎元年邊餉共虧五百二十餘萬而在
於奉不能無疑如雲劉永昌三年額三百六十六萬七千今
欠二百九十七萬一千三百是實虧一年餘七月又宣府三
年額餉八十九萬七千四百有奇今虧四十八萬二千五百
零是實虧一年七月又大同三年額餉一百三十五萬一千
五百零今虧七十六萬二千五百零是實虧一年八月及轉
關餉則劉門止云半年應餘一百三十萬宣大止云八月應
餘八十萬不識此欠後補去其云餘者歸之何所乎如云延
綏三年額餉一百三十五萬一千二百今虧八十二萬一千
七百零是實欠一年十月固原三年額餉五十六萬四千五

百零今虧二十五萬二千三百零是實欠一年四月及蘇關
餉則延綏欠三十一月固原欠二年半是所發延綏失九月
固原失十四月不識其者又歸何所乎至如寧夏欠十之四
甘肅欠十之六山西欠十之七恐二未必與關目符也乞分
遣風力道臣覈兵覈餉歲造冊送科合內外而覈之以是歲
適壬午故工部尚書馮從吾予祭葬贈太子太保謚恭定長
安人已丑進士

叙拒虜功廕袁崇煥錦衣衛正千戶祖大壽本衛正千戶各
賜金幣有差

階州叛兵周大旺等作亂官兵勦平之知府曹司牧副總兵

賀虎功臣為多

安南莫敬寬寇下雷州旋遁

陝西巡按御史吳煥言秦寇榛掠古所罕有陝撫胡廷宴租於積弛束手無措則奉而委之邊兵至延綏巡抚岳和声請言邊兵為盜又委之內地總之而抚欺飾釀患致奸民悍卒相煽不已而涇陽三原富平耀邠三水淳化蒲城白水韓城朝邑等處皆盜矣盜發於白水之七月則邊賊少而土賊多今年報盜皆騎銳動至七八千人則兩抚之推諉隱諱實釀之也

總督朱燮元遣貴州總兵許成名同單節道鄧朝棟由永寧

復赤水衛繕城水西安邦彥莫德固奢崇明等欲渡河攻赤水時赤水乏食燮元撤兵還永寧賊即追至川貴大震

五月乙酉朔日食上以欽天監分刻不合責礼部礼部請查

例脩政允之

宣府山海關及鎮安堡大雨雹

乙未大彗士楊景辰卒晉江人萬曆癸丑進士歷太子太保礼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致仕列逆業閣臣

丙申督師袁崇煥巡鎮江舟宿勞軍來江平遼將軍毛文龍時詣登州餉聞報馳還

己酉巡視南京兵科給事中錢允鯨上言六事曰歲解宜折

福建西廡歲解時襖褲鞋等件萬曆初俱折色公私便之後
改本色解一費十存貯仍爛曰木運宜折廣東花木糞洗榆
木紫榆木於南京丁字庫交收此不甚需用枉費民力曰布
價豈停曰織造宜核供應机房歲解袍段先年由巡視科道
驗閱近來不經會估奸偽百出口校方宜減三監起運板抄
額費一萬四百金議約減半曰占役宜汰御馬監額設役卒
三百零二人今至千八百人費餉二萬有奇誠屬濫費曰冗
蠹宜裁造染局春秋二運袍段先年給事中朱維藩請裁鋪
行召商買办本局倉書監工掌司不過二十餘員今增百二
十餘員致各商逃亡殆盡請行汰革

吏部尚書王永光言竄興監生湯啟奎呈父系任河南道御
史湯北京管內計再按順天兼攝奉政推陞大理寺丞未命
而沒天啟四年贈太僕寺少卿未几百三畏誣劾奉天京察
追奪乞如願憲臣例復原官誥命臣又請天啟中成削追奪
誥命者查照原官俱准復給因列孫玉揚故吏部尚書陳大
綬故太僕寺少卿鮑應鰲故太常寺少卿贈光祿寺卿張廷
故戶部郎中贈光祿寺少卿李樸故刑部郎中贈光祿寺卿
于王立故刑部郎中贈太僕寺卿李樸故戶部郎中胡忻故
太常寺少卿趙秉忠故禮部右侍郎王之 故刑部右侍郎
董元儒故廣西巡撫鄒漢故順天巡撫施天德故陝西叅政

江東讓故山西道御史賴良佐故刑科給事中亦有慶
科左給事中舒榮都故胡廣巡撫韓萬象故河南泰故主
古故陝西泰故余懋衡故南京吏部尚書趙晉運故礼部主
事丁元荐故尚質少卿徐可求故四川巡撫真憲時故江西
布政皆削籍乞復原官從之

甄取為光祿寺卿

士子南京御史劉養粹上言章疏之批發宜速故下之簡拔
宜決內臣之各器宜惜貪官之功令宜嚴報聞

癸丑平將軍毛文龍請餉初文龍報兵二十餘万兵科給事
中王夢尹徧脩姜曰廣詣昂閱視報十万及登萊道王長誠

定額二萬八千人文龍大不平故有此奏

南京御史袁耀然劾總督漕運李待問貪穢

六月甲寅朔毛文龍遇袁崇煥於斐島崇煥慰勞備至

兵部尚書王洽奏汰年深武弁無荐者四十八人從之

吏科給事中陳良訓奏廠庫出納之弊、皇上下上都

高奏

明劉鱗長於獄并責臣等庇護臣等謂是後也事非一官、
不一品美則相安敗則迭累有以前官累後有以後官累前
有巡視累監督有監督累巡視此際不可不核也抽扣二八
之說四六之說至於七分私費三分完公工臣自能細核臣
等所聞庫兌每百金扣二金凡解金故意短少及發商又短

二三金不苛今日又有允文京門外瓜分迫木商某。指其
壓庫莫如現給多領不如少便尔等若肯新價扣二日價扣
三當即概給如是而豈非臣子負一皇上哉

乙卯御史梁子璫請進講大季衍義

文選司郎中徐文相推定廢某、上不憚鐫一秩俗事中
杜三策申救

命會議厥庫錢糧盤督收放巡視糾察失職之罪於是給事
中祖重燁吳阿衡毓秩同王都訊問高賚明鐫三級列麟長
鐫一級調外顏繼祖等奪歲俸

議汰冗員

巡按直隸御史任僕言積貯事參罰不可不重比較不可不
專收納不可不稽積弊不可不平也官不可不核報聞

平遠將軍毛文龍奏督師禁海改運一上以文龍自當稟受
方略袁崇煥執行海程期及借給東餉從之

工部郎中孫廷洞畢可芳作東師器仗不堪命進贓訟罪
司禮太監魏國徽糾兩廠造作不戢命杖王承恩餘降奉御
有差

鄒維璉馬鳴起為大理寺左少卿詹士恒為南京光祿寺卿
琉球世子尚豐入貢請封命戶科給事中杜三策行人楊檢
往封

戊午督師袁崇煥授平遠將軍左卿督毛文龍於遼東
自出都門至寧遠專主款初崇煥於寧遠提後即令番僧往
唁建人意欲和會罷歸未就再出無以塞五年平胡之命事
言折衝慮文龍洪其計遂身入島誘文龍至槁吏卒餉金
十萬是日聞射崇煥列圍止文龍其於外以部曲有人從崇
煥慰勞部曲且拜俱感泣遂問文龍曰東江餉司白寧遠輸
至亦甚便將軍何專折色曰買登萊也且移鎮定營制分旅
順東西約束覈餉業已申奏將軍執意不回非冒欺君而何
命執之文龍欲抗亦崇煥曰我今不復遠願試尚方劍以贖
尔命又諭其部曲若文龍不宜殺尔輩即殺我部曲錯愕命

水營都司趙可懷以尚方劍斬之分東江兵二萬八千人為
四協副總兵毛承祿文龍養子中軍徐敷奏將擊列與祿副
總兵陳繼盛各領之東江諸務屬繼盛暫領明日祭文龍而
泣遂收符印自旅順還於寧遠奏教文龍十二罪文龍錢塘
人世海州衛千戶既襲秩王化貞授千總遺之襲鎮江或有
功因駐皮島當遼事破壞從島中收召遼人時、襲建州有
所斬獲頗有功但斬驕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餉又過多歲百
二十萬兵二十萬朝論多疑而厭之以身握重兵又居海島
莫能難也廣寧再陷乙丑失旅順丙寅失鉄山連圍寧遠錦
州數月不即救其罪六可見但建人以扼其背甚忌之陰通

欵崇煇求殺文龍而崇煇中其計不覺也惜哉

姜曰廣曰建人之有東江也猶人身之有蚤虱也撮之則無處着手聽之則吃膚而不寧其言帝制非也鞭長不及馬腹也然則移蓋套何如曰石根難斷潮落道通猶鹽場堡然皆絕地也東之師非荒忽寃在胡馬久蹙殺之同鉄山尽矣然則無閑輕重乎曰中國能以夷攻夷則中國重夷能以中國攻中國則夷狄勝使無東江則彼得用遼人耕遼土矣

談遷曰景師初陷鎮江開皮島人俱以為功寢之日久之俱以為罪物故之後停烽火奉人又思之不置將東江偏隅果足憚建人之魄乎曰非也皮島去建州較遠帝制本

影響而建人善疑得略為瞻顧或未即決計而南嚮也各塞例有餉部皮島獨不設專利則專禍旋服尚方彼仗波功成珠犀之誇枕不免為矧島帥乎哉袁氏便且從事天下聞之詔為奇奉居止何而郊原暴骨者如莽袁氏身膺不道之罰則殺島帥適所以自殺也才非周公使驕且吝又中建人之誘殺其所忌能毋敗乎

辛酉鄒維璉為南京太僕寺少卿揖應天府丞

癸亥、上憂旱御平臺諭百官脩省自益宿文華殿誠禱命成國公朱純臣告南郊駙馬都尉侯拱宸告北郊尚書畢自嚴告社稷壇何如寵告山川壇林欽揖告雷雨等壇諭錦衣

衛指揮使于日升劉僑緝盜諭科道直言又令中外諸臣清
獄安民開倉賑飢

甲子巡抚順天右都御史王應壽論死

丙寅國初韓國公李善長十世孫李世選奏先臣雲長封國
公子祺尚臨安公主善長沒後太祖痛公主不絕如殘之
脉尋賜遺旨仍手書皇封上勅賜勳臣皇親外甥李盛慶或
慶祖善長因國事罰貶去守龍閣績溪縣二百十六春為民
依勅滿俸此勅到主開拆復爵藏之八世迄於今日不知封
中所言何事今欽限已滿臣父應寵年六十七衰殘遲莫臣
居痛長代父責請命下閣部聽之有皇史歲所藏太祖御

書參對大孝士韓廣言。皇祖御書皆徧而所進不然疑一
皇祖戒諭出自親裁載在史冊何臨御二十三年之後手書
文法不類者此貶守龍閣之屬無可疑二批云為民限滿日
洪武二十三年至今二百四十年矣前此應期何不來奏疑
三對面稱李盛慶封中稱李盛世選疏福慶延慶盛慶三名
致駙馬子二芳留守中衛指揮茂旗手衛鎮抚至芳子恒傳
襲並無盛慶等名疑四封內胡惟庸誤書容李祺誤書祺疑
五篆文永昌查尚寶司寶十有七無單用永昌字疑六又善
長自溢在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是春榜列功臣枕首善
長未死之前其謬可知礼部尚書何如寵礼科給事中孫紹

統並論其偽後世選論死

談遷曰陵雖孤恩漢六負德每庸此語未嘗不為李韓公
死腕也世選所奏遺勅秘藏遺墨辨其偽然謂有數字相
類中幅不同一時走筆字義大概如此人雖至愚豈有在
偽於所必無之事自取大譴哉若曰載在史冊則當時展
翰流落蹟多非史臣所盡錄在太祖念及惟蓋而年遠
滋疑如魏其侯所奉遺詔輒同証罔意獨不少為韓公地
賜秩金吾耶

代王鼎渭薨謚康王

丁卯以大雨許百官復郊舍

戊辰予故工部尚書馮從堊

己巳傳制封蜀王

辛未故岷王榘洪妃鄭氏上奏叛逆朋害致王暴薨速殯命
緹校逮承奉董進長史周一奇及彭侍聖彭季礼仍令抚按
勘罪宗企鉅等

御史李長春論周延儒有私不聽

御史田時震劾吏部尚書王永光六不問

刑部以工部郎中高道素督桂卹工侵沒獄上上以道素
用五千金侵冒甚多遂死

頌、太祖高皇帝教民六諭

士中論兵部曰朕以東事付督師袁崇煥因圍恢疆聞外軍
机便宜從事袁帥毛文龍開鎮有年以牽制為名剿降敵捷
欺誑朝廷器甲易糧蠹耗軍國屢奉移鎮朋音肆慢罔聞奏
進招降偽書詞旨驕悖而且剛愎自用節制不受近乃部署
多兵泛舟登州聲言索餉雄行跋扈崇煥應机正法死當厥
辜原無中制具疏待罪着安心任事仍榜諭東江各島家屬
子弟在島悉放棄家親信諸人咸從赦宥將領量才授任洗
濯維新軍士給糧勿致飢困久戍勞苦願除名者聽遠民精
壯收伍給屯老弱西歸量資濟渡朝鮮聲勢相聯亡與移論
毛文龍死後總兵沈世魁玩其衆屯種廢壞已從寬安袁崇

煥既殺毛文龍文龍力主款因奏曰臣亦不諱言款即惠徽
宗社還侵地歸叛人而我存朝鮮存建州何憚不為又奏令
建人易去年號方為代請御史毛羽健上言袁崇煥期五年
滅敵臣心壯之臣今有五問一問方畧古有犁庭掃穴亦有
墾田積粟今厲兵秣馬往擊之于抑繕隍治堡俟來而邀之
也或十年不犯或一年數來將何以待之一問兵制從古名
將料敵治具有以八萬而破百萬之衆亦有改制終始謂非
六十萬人不可今督帥果止用閨門見卒之十二萬乎抑大
率時或別有調發也如止用見卒則以少擊衆如別有調發
則沿邊勝兵何不見一疏以備調遣乎一問糧運一或祖北

征先設儲運今督師果曰糧於敵乎抑師行糧從尚須內地
之暫輸也如果曰糧於敵則極目平沙無糧可目如尚須轉
輸則自有邊事以來日餉虧百萬新餉僅止支目前司農無
兩年之積未見講積貯之法也一問局勢遼事初起有五路
進兵三方布置及用西虜用朝鮮之說俱不可今督師之於
揀漢果必歎之可恃即不為我用亦豈為我害乎其於東江
果見此兵之得力可以牽制建人乎一問善後遼土陷沒久
矣五年不能復禍固不可言即五年能復遼瀋間千里無烟
我即得之能不置重兵以守之乎既置重兵能不轉餉乎今
兵十二萬以守關門而有餘地日兵三十萬以戍遼而不足

今餉四百萬以養閑兵而尚不足他日餉四十萬以養戍邊
兵而益無餘將竭天下之力以供一遼事有不堪言矣督師
於此未見明言曰我何以取何以守之也報聞或曰袁從樵
主款羽健因借五問以窺一上指云

癸酉安南莫敬邦寇欽州

乙亥故總兵達奇勳戍邊

戊寅復張國紀太原伯

加勲戚諸臣歲祿有差仍賜金幣以謚典襄祔禮成也

乙卯進

陳光裕太子太保

辛巳復吳炯南京太僕寺卿

壬午命脩一熹宗愍皇帝實錄。上諭內閣曰實錄傳信者
來最要虛公朕昨閱皇考前錄頗失責蓋時政予奪意在
激揚不得驟言得失即章疏敷陳亦有風聞難保盡出公確
惟略存當時始末聽後來評繹庶几初意不晦人意合者存
其美不同者去其實或突載一節或單標數語成心徧見滋
惑傳疑其於實錄之義何居今一皇兄之錄應加申諭又今
士鮮實行人多虛飾其為獎乞思尤甚以擊耳目聞之事輒
要欺人以載鬼說夢之言才難自古記之何近時之多賢耶
善人多而天下治何字內之多故耶祇足貽訛後世見笑識
者亦當禁之

癸未以南京吏部右侍郎唐大章筦職貼黃

七月甲申朔故湖廣按察僉事馮應京廕監子故南京吏部尚
書余懋衡故禮部右侍郎顏起元祭塋

乙酉司禮太監曹化醇提督東廠

丙戌給陵工銀十二萬兩從德陵總理太監孔文源之請

戊子戶部左侍郎李成名言邊餉即縣以九分為率上不
許令通解

癸巳開平衛貢士趙養蔚有城守功特試中書舍人

乙未召兵部尚書王洽於平臺

郭培元嗣武定侯

乙巳召廷臣於平臺

辛亥夜吳化地震

壬子掠漢虎墩免慙兵東迫白馬關外樞溫布等首卜喇庫等不能拒求寄輜重毋妄於關內邊臣以聞兵部尚書王洽議閱其劣而來歸為擇便安置惟留此質資其外藩惟邊臣便宜行之耳

召吏部尚書王永光病不至疏謝慰諭之

左都御史曹于汴申議御史回道考核一上以稱職仍任不稱職奏罷之進來無稱職者何以激勸今雖平常不過對品調外轉司道仍是風憲豈得以不職廢之須另行降罰以

傳明旨

廷訊罪監列若愚言故貢士趙鳴陽並不曾入魏忠賢幕也蓋書館秉筆太監魏象顏家非忠賢得杖贖

八月癸丑朔甲寅召北鎮抚司千戶李若璉於文華門

壬午四川巡抚右副都御史張論總兵侯良柱討蘭賊時僞果王奢崇明令為大元帥安邦彥兵數萬攻永寧論簡兵八千人屬侯良柱合兵構副使刘可訓懸重賞購賊至五峯山批江壩大敗之斬首萬計後張論以軍中共印罷去蓋奸弁求冒功不得結死士竊其印以去之也

庚申侯良柱許成名約并力攻賊特其山陰方飲宴蜀兵

乘霧進搗其寨賊倉皇接戰遂大破之黔兵夾進賊走六
頂嶺徑長而隘及官兵追迫矢刃交驟賊人馬蹙陷傾頂
等

壬戌己刻進安邦彥於江上川貴州兵爭為功時斬獲大酋
百四十三人初邦彥先至赤水朱燮元謀知之密令守將許
成各佯不勝拔營去之永寧誘賊深入薄永寧城賊中誘即
令林兆鼎自三壘入王國禎自陸廣入劉養鯤自遵義入邦
彥恃其勇欲旦夕先破永赤之兵拒諸將急挑戰許成各
與永寧將候良柱鄧玘等約夾攻賊兵始交成名與羅象乾
統出其皆擊之賊大潰崇明邦彥莫德等悉受劄官兵斬其

首時夷人崩潰可盡殲之而蜀將以爭級發憤拔營先歸餘
賊得稍遁

乙丑建人三千騎屬夷來不的三十騎自大鎮堡分二道自

杏山松山直薄錦州

丙寅大又焚掠

庚寅陷雙臺堡

辛巳出大小凌河毀右屯衛城而去

九月壬午朔丁亥命工部收驗軍器

己丑督師袁崇煥以建人欲西先請駐寧遠憎成閉門至是
遣叅將謝尚政等往備順天巡抚王元雅謂虛警遣歸而建

師說秘竟不出

辛卯葉璿為、南京吏部右侍郎

丙申月食雲陰不見

己亥官兵定為撤安邊安氏來降

辛丑孫居相成基命為吏部左侍郎基命為右侍郎事

癸卯駱從宇為禮部尚書何喬遠為工部右侍郎督師兵部

尚書王象乾致仕

戊申吏部奏言皇上汰冗員臣以為莫先於清廕兩京三品

以上及疆場大吏例廕其子念其祖勞動也乃有父兄罪削

而子弟恩廕如故夫廕以酬勞臣非恤罪臣也宜驗封司清

核請裁以杜僥倖、上是之

以魏雲中總督宣大山西兵部尚書燕右副都御史

庚戌奪毛文龍世廕錦衣衛毛雲龍除名

故經略楊鎬棄市

辛亥故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趙南星謚忠毅故工部尚書

贈太子太保馮從吾謚恭定故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王紀

謚莊毅故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高攀龍謚忠憲故禮部尚

書贈太子太保王國謚文肅故左副都御史贈右都御史楊

璉謚忠烈故禮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周炳謚文簡故光

祿寺卿加贈吏部右侍郎顧憲成謚文端故吏部都察院中

贈太常寺卿魏大中謚忠節故吏部員外郎贈太常寺卿周
順昌謚忠介故國子監祭酒贈禮部右侍郎劉應秋謚文節
陝西巡撫劉廣生報維川縣曹店村宜川縣龍耳嘴各賊王
子順等千餘人掠韓城之龍門渡守將失利泰改洪承疇同
撫院中軍李滿都司艾穆千總費邑率擊破之賊走清澗
順天府尹劉宗周言、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非寧時奉、祖
宗故事召對文華殿蓋躬勤細務朝令夕致致勒限回奏庶几
太平之至立然程效火急不免見小利而慕近功何以勸唐
虞之理哉夫今日所汲、於近功者非遼事乎、陛下銳意
中興有心滅賊當此三空四盡之日竭天下之力以養飢軍

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冀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
日所規、於小利者非理財一事乎民力竭矣司農告匱一
時所講求者皆括克聚歛之術近年并水旱灾傷一切不問
條例紛、展轉病民有司以括克為循良而抚字之政絕上
官以催徵為考課而黜陟之法亡皆言利有以啟之也功利
之見動而庙堂之上不勝其煩大事一而糾之不勝汰也人
人而摘之不勝誅也於是名實相溷而法令滋張頃者嚴監
吏之誅自執政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可謂得救時之權然
貪風不尽息也導之者未盡善也其後國事决裂尽如宗周
十月壬子朔丙辰閔夢得郭尚賓為兵部右侍郎尚賓添設

戊午進督師袁崇煥太子太保

長安知縣梁州志故嘉善尚書丁賓奴產丁也得罪而進爵

西山藉得第至是事發免官下臺訊

壬戌廷臣請立一皇太子未允

甲子傳叔劄為太僕寺卿方孔炤為尚書司卿

乙丑廷臣請立一皇太子許之

庚午召宣大總督魏雲中於文華殿

甲戌屬夷朝浪伯齊報建州謀犯喜峰為蘭大安口

戊寅建州阿卜大以數萬騎入大安口叅將周鎮死之鎮世

祿子也分入龍井口游擊王化臣叅將張安德敗走又分入

馬蘭谷叅將張禹春降山海關總兵趙率教以兵援初薊鎮

塞垣頽墮又汰兵益關伍而三衛屬夷貳於我故建州大率

巡托順天右僉都御史王元雅遣兵援馬蘭谷而潰

已卯建師圍衡州

庚辰京師聞警或言建州及東不的合兵或言建州棟漢合

兵無確耗

套虜慙于兒罵犯寧夏總兵尤世祿擊斬之

虜犯延綏官軍擊斬八百十級

十一月壬午朔京師戒嚴

督師袁崇煥自寧遠趨山海關聞警急趨榛子嶺調援檄巡

抚保定右僉都御史解經傳馳赴

奏未諭兵部曰降夷報建人西虜合兵分犯各邊雖是戰守勢難復設調援薊遼宣大山延諸鎮各處險設伏必令匹馬不入自畿輔山西各郡邑脩防儲練屢奉嚴諭未見故現今須城墜池深濠內添築短牆開竇設砲城門設吊橋近城作何收欵遠村作何歸併火器糧草俱量地大小定數勒限司道親督至寧錦各城處慮持久龍固原平并圍預防如此布置再種早禾使千里無資胡勢自困畿輔山西郡邑每處頒減虜砲一三眼鎗一令模製之

河南府推官湯開遠上言。皇上急於求治諸臣救過不給

臨御以來明罰勅法自小臣以至大臣與衆推奉或自簡拔止論為故為誤俱視奪成配不少皆資甚則下獄拷追几於刑亂國用重典矣諸臣欲奉公營職而慮及天威不測夢魂亦驚耳目俱受此而欲鼓豪杰之氣奏精勤之理不止難哉今諸臣怵於叅罰之嚴帝征餘征將無民矣民窮則易子為亂皇上寬一分在臣子即寬一分在民生如此諸臣幸無罪矣臣尤望。皇上官府之際推諸臣以心進退之間與諸臣以禮申諭中外法守勿畏勿怵錦衣禁獄非有寇賊奸宄不可入而為大小臣工不圖報為安攘者未之有也

文選員外郎牟道行言會推屬冢臣主持臣絕不預聞。上

以文飾錦一級侍御傳教訓著吏部印

甲申檢討楊觀光言兵變乞登萊酌設獨祖以示優卹報可

乙酉山海關總兵趙率教入援遇敵戰於遵化中矢死之

丙戌建師圍遵化奸人內縱火各奔救衆潰巡抚右僉都御

史王元雅自經推官何天球保定推官李猷明知縣徐澤教

諭曲毓齡中軍彭文炳守備徐魁芳死之連陷抚寧

台廷臣於平臺問方畧命廷臣署奉分曹諮議

起前登萊總兵楊國棟鎮守通州責薊遼總兵朱國彥以退

屯三屯營戴罪自劾

丁亥遵化報至人心大震

庶吉士刘之綸奏國家養士三百年豪杰誰不思望風而自

効者但不屑奔走於庸俗之前而又不能夤緣以展其用若

招徠而鼓舞之則一人可當千百人之用矣伏惟、皇上揚

然改圖開功名之門選任豪杰凡戰守之方將角之術一切

惟其所欲為如能決策使戎騎不至近郊予之爵賞能控通

昌決戰不犯山陵不扼餉道予之爵賞且奸宄易生及今預

輯又上四事各荐奉選拔特運通州天津漕糧設城守

大同總兵滿桂以五千人入援、上召賜玉帶貂裘封東平

侯

三屯營副總兵朱來等夜遁總兵朱國彥忿甚榜進將各氏

於市散貨事士北拜同婦張氏自經

戊子四川巡撫張論至瀘州水西安位乞降以原貴州土司
令請於總督初朱燮元檄安位諭以內附許自新位疑未決
其群自其集兵道迫脅諸小種號二十萬以抗王師燮元大
會諸將誡之曰水西地深昧而多山陰溪谷篁箐之間霧瘴
陰雨莫辨昏且林多蝮蛇猛獸即不戰鬪而兵易疲且陸不
通車水不通舟奉饗者無以達也我深入陷伏卒以此敗困
歿之鬪未可輕也必也險要四面迭攻漸次蕩滌使之儲室
竭賊必自死自是漸進邊擊斬獲過當得嚮導輒發害粟就
食賊飢甚斗粟五六金刈養蠃客遣人入大方焚宮室懸榜

而出安位大恐乞降燮元安以四事當如：先朝制通九驛
獻故殺王巡撫者及蘭部通人并貶宣慰秩安位從其二集
四十八日出降誓不叛燮元受之

己丑諭諸臣率家人協同城守

召戶兵大臣錦衣衛官於平臺

成基命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有文淵閣基命力荐孫
承宗立命承宗以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兼中樞殿大
學士督理兵馬控禦東陞駐通州起家陞見

庚寅增兵部職方司官郭士奇郎中劉維禎李孔度員外郎

龔可明主事添註